

婬洗下夷郭蔽反刈魚味下必反莖幹下古懶人
罕反魯璣蟀上居依反壘畔上音齊王上子詣反驥
陀隣上音鞞醯下蒲項反嗜欲上音視洲渚下音
黃殖時大免反侯頰古帖音趙始也迄于說反許
遜更音第相纂管反羲農上興反軒臯下胡倫反
松反揆衢癸反廬力居反罪酷下苦反

釋迦譜卷第二

蕭齊釋僧祐撰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

出因果經

余時白淨王既聞仙人決定之說心懷愁惱
慮恐出家即擇五百青衣賢明多智爲作姪
母養視太子其中或有乳者或有抱者或有
浴者或有浣濯者如是等比供給太子皆悉
具足又復別爲起三時殿溫涼寒暑各自異
處其殿皆以七寶莊嚴衣裳服飾皆悉隨時
王恐太子棄家學道使其城門開閉之聲聞
四十里又復擇取五百伎女形容端正不肥

緣二

以懷太子功德大故上生忉利封受自然太子自知福德威重無有女人堪受禮者故因將終託之而生

菩薩察之臨母命終所以者何本命應然天供養已服天食不甘出養本福應然去來

菩薩生七日後其人執事亦如是母七日終受忉利天上功德來

菩薩昇彼天五萬梵天各執寶瓶二萬魔妻半祚長安樂阿含經云毗婆尸佛降神母胎專念不亂執事皆亦如是母七日終受忉利天上功德來

菩薩前處兜率觀后庫耶大命將終餘有善權經六生後七日其母便薨福應昇天非常法大變十下是菩薩擇方便

車凡是童子所玩好具無不給與。爾時舉國人民皆行仁慧。五穀豐熟。風雨以時。又無盜賊。快樂安隱。皆是太子福德力故。時王又以青衣所生是車匿等五百蒼頭給侍太子。至年七歲。父王心念太子已大。宜令學書。訪覓國中聰明婆羅門善諸書藝。請使今來以教。

太子爾時有一婆羅門名跋陀羅尼。

漢言與選友

五百婆羅門以爲眷屬來受王請。即白婆羅門言欲屈尊者爲太子師。此可爾。不婆羅門言當隨所知以授太子。時白淨王更爲太子起大學堂。七寶莊嚴床檜學具極令精麗。卜擇吉日。即以太子與婆羅門而令教之。爾時

婆羅門以四十九書字之本教令讀之。于時太子見此事已。問其師言此何等書。闍浮提中一切諸書。凡有幾種。師即默然不知所答。又復問言此阿一字有何等義。師又默然亦不能答。內懷慙愧。即從座起禮太子足而讚歎言。太子初生行七步時。自言天人之中最

尊最勝。此言不虛。唯願爲說。間浮提書。凡有幾種。太子答言。闍浮提中或有梵書。或佉樓書。或蓮華書。有如是等六十四種。

普耀經云。菩薩手執金筆。栴檀書綵。明珠書床。問師選友。今師何書而相教乎。其師答曰。以梵怯留而相教耳。菩薩答曰。其異書者。有六

十四今師何言正有二種。師問皆何所名。答曰。梵書。佉留書。護衆書。疾堅書。龍鬼書。犍沓和書。阿須倫書。鹿輪書。矢腹書。轉數書。轉眼書。觀空書。攝取書。文多不載也此六十四欲以何書而相教乎。時師歡悅說偈讚嘆。菩薩爲諸童子一一分別諸字。本末勸發無上正真道意。瑞應本起云。時去聖久。書缺二字。以問於師。師不能達。反啓其志。此阿字者。是梵音聲。又此字義是不可壞。亦是無上正真道義。凡如此義。無量無邊。爾時婆羅門深生慚愧。還至王所。而白王言。大王。太子是天人中第一之師。云何而欲令我教耶。爾時父王聞婆羅

門言倍生歡喜歎未曾有即厚供養彼婆羅門隨意所乏凡諸伎藝典籍議論天文地理筭數射御太子皆悉自然知之

余時太子年至十歲諸釋種中五百童子皆亦同年太子從弟提婆達多次名難陀次名孫陀羅難陀等或有三十相三十一相者或復雖有三十二相相不分明各鬪伎藝有大筋力時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既聞太子諸藝皆通名徹十方共相謂言太子雖復聰明智慧善解書論至於筋力詎勝我等欲與太子校其勇健余時父王又訪國中善知射者而召之來令教太子即往後園欲射鐵鼓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亦悉隨從時師即便授一小弓而與太子太子含笑而問之言以此與我欲作何事射師言欲令太子射此鐵鼓太子又言此弓力弱更求如是七弓將來師即授與太子便執七弓以射一箭過七鐵鼓時彼射師往白王言大王太子自知射藝以

箭力射過七鼓聞浮提中無能等者云何令我爲作師也余時白淨王聞此語已心大歡喜而自念言我子聰明書論筭數四遠悉知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又復擊鼓唱令國界太子薩婆悉達却後七日當出後園欲試武藝諸人民中有勇力者可悉來此到第七日提婆達多與萬眷屬最先出城于時有一大象當城門住此諸軍衆皆不敢前提婆達多問諸人言何故住此而不前也諸人答言有一大象當門而立舉衆畏之故不敢前提婆達多聞此言已獨前象所以手搏頭即便躋地於是軍衆次第得過余時難陀又與眷屬亦欲出城其諸軍衆徐步漸前難陀即問何故行遲諸人答言提婆達多以手搏一象躋在城門妨行者路以是故遲難陀即便前至象所以足指挑象擲著路傍無數人衆聚共視之余時太子與十萬眷屬前後圍遙始出

城門見於路傍人衆聚看即便問曰此諸人輩爲何所看從人答言提婆達多手搏一象躋在城門妨人行路難陁次出以足指挑擲著於此是故行人悉聚看之於是太子即自念言今者正是現力之時太子即便以手執象擲著城外還以手接不令傷損象又還鰥無所苦痛時諸人民歎未曾有王聞此已深生奇特如是太子及提婆達多并與難陁四遠人民皆悉來集在彼園中余時彼園種種莊嚴施列金鼓銀鼓鑰石之鼓銅鐵等鼓各有七枝余時提婆達多最先射之徹三金鼓次及難陁亦徹三鼓諸來人衆悉皆歎訝余時羣臣白太子言提婆達多及與難陁皆已射訖今者次第正在太子唯願太子射此諸鼓如是三請太子曰善而語之言若欲使我射諸鼓者此弓力弱更覓強者諸臣答言太子祖王有一良弓今在王庫太子語言便可取來弓既至已太子即牽以放一箭徹過諸

鼓然後入地泉水流出又亦穿過大鐵圍山余時提婆達多又與難陁共相撲戲二人力等亦無勝者太子又前手執二弟躋之於地以慈力故不令傷痛余時四遠諸人民衆既見太子有如此力高聲唱言白淨王太子非但智慧勝一切人其力勇健亦無等者莫不歎伏益生恭敬

余時白淨王即會諸臣而共議言太子今者年已長大智慧勇健皆悉具足今宜應以四大海水灌太子頂又復勑下餘小國王却後二月八日灌太子頂皆可來集至二月八日諸餘國王并及仙人婆羅門等皆悉雲集懸繒幡蓋燒香散華鳴鍾擊鼓作諸伎樂以七寶器盛四海水諸仙人衆各各頂戴授婆羅門如是乃至遍及諸臣悉已頂戴轉授與王時王即以灌太子頂以七寶印而用付之又擊大鼓高聲唱言今立薩婆悉達以爲太子余時虛空天龍夜叉人非人等作天伎樂異口

同音讚言善哉當於迦毗羅雞迦國立太子時餘八國王亦於是日同立太子

余時太子啓王出遊王即聽許時王即與太子并諸羣臣前後導從案行國界復次前行到王田所即便止息閭浮樹下看諸耕人余時淨居天化作傷虫鳥隨啄之太子見之起慈悲心衆生可愍互相吞食即便思惟離欲界愛如是乃至得四禪地日光昕赫樹爲曲枝陰蔭太子余時自淨王四面推求問覓太子從人答曰太子今在閭浮樹下時王即便與諸羣臣往彼樹所未至之間遙見太子端坐思惟又見彼樹曲蔭其軀深生奇特時王即前執太子手問言汝今何故在於此坐太子答言觀諸衆生更相吞食甚可傷愍王聞此語心生憂畏慮其出家宜急婚娉以悅其意即便呼之俱共還國太子答言願停於此王聞其語心即念言彼阿私隨往日所說太子今者將如其言王即流淚重喚還國太子

既見父王如此即便隨從歸於所止王恐愁憂不樂在家更增伎女而娛樂之

余時太子年至十七王集諸臣而共議言太子今者年已長大宜應爲其訪索婿所諸臣答言有一釋種婆羅門名摩訶那摩其人有女名耶輸陀羅頬容端正聰明智慧賢才過人禮儀備舉有如是德堪太子妃王即答言若如卿語便爲納之王還宮內即勅宮中聰明有智舊宿女人汝可往至摩訶那摩長者之家瞻看其女容儀體行爲何如耶可停於彼至滿七日受王勅已即便往彼長者之家於七日中具觀此女還答王言我觀此女容貌端正威儀進止無與等者王聞其言極大歡喜即便遣人語摩訶那摩言太子年長欲爲納妃諸臣並言汝女淑令宜堪此舉今欲相屈時摩訶那摩答王使言謹奉勅旨王即令諸臣擇采吉日遣車萬乘而往迎之既至宮已具足太子婚姻之禮又復更增諸伎女

衆晝夜娛樂。尔時太子恒與其妃行住坐卧。未曾不俱初自無有出俗之意。於靜夜中但修禪觀時。王日日問諸嫁女。太子與妃相接。近不嫁女。答言不見太子有夫婦道。王聞此語愁憂不樂。更增伎女而娛樂之。如是經時。猶不接近時。王深疑恐不能男。

皆耀經云。時諸力士釋種長者啓白淨王。若太子作佛。斷聖王種。王曰。何所玉女宜太子。妃菩薩心念吾不貪欲棄兜率來以權方便。今當試之。使上工匠立妙金像以書文字。女人德義如吾所說能應鵠耳。時白淨王告右梵志入迦夷衛周遍瞻察。梵志周行覩一玉女淨。猶蓮華類玉女寶。王問誰女。梵志報曰。執杖釋種女王。言儻不可意使自擇之。召羅衛好女會。彼講堂時。釋女俱夷到菩薩所。諦視菩薩目。未曾瞬。菩薩欣笑。執持寶英以遺俱夷俱夷。報曰。吾不貪寶。當以功德莊嚴王。遣梵志往媒。此女執杖。釋言我等本姓有藝。

術者乃嫁與之。王問菩薩能現術乎。菩薩曰。能。王遍勑國中椎鍾擊鼓。却後七日。太子現術。諸有藝術皆來集會。勝者以釋女與之。於是調達右手牽象左手撲殺難陀。出城即牽移路側。菩薩出城門曰。是象身大臭熏城內。即右掌接擲。著城外時。大臣炎光算術第一。言談算術亦不能及。樹木藥草衆水滴數一切可知。楞蒲六博。天文地理八萬異術。一切諸會不及。菩薩調達及難陀。欲手搏菩薩。菩薩愍之。舉調達身在於空中三爻跳旋。使身不痛。王及釋種更欲試射。調達堅四十里。鼓唯難陀六十里。鼓菩薩百里。調達射中四十里。鼓不能得過。難陀六十里亦不得越。菩薩引弓。即折破。問有異弓。任吾用。不。王曰。吾祖父所執用弓。竒異無雙。無能用者。著於天寺。便可持來。一切諸釋無能張者。菩薩以手捺張。拼弓之聲。悉聞城內。注箭放機中。百里鼓箭沒地中。涌泉自出中鐵圍山三千刹土。

六反震動一切諸釋怪未曾有於時執杖釋種以女俱夷爲菩薩妃隨世習俗現相娛樂修行本起云太子年至十七王爲采擇名女無可意者有小國王名須波弗漢言善覺女名裘夷端正少雙八國皆求悉不與之白淨王召而告之曰吾爲太子娉娶卿女善覺憂愁若不許者恐見誅伐與者諸國結怨

女言表白淨王國中勇武伎術最勝者我乃爲之王勑羣臣悉出戲場太子舉象射中鐵圍山善覺送女詣太子宮瑞應本起云太子年十七王爲納妃簡選數千最後一女名曰裘夷端正第一禮義備舉是則宿命賣花女也太子雖納久而不接婦人情慾有附近心太子日常得好華置我中間共視之寧不好乎裘夷即具好華又欲近之太子曰却此華計所於床席以後復曰得好白疊置我中間兩人觀之不亦好乎婦即具疊又有近意太子曰却人有汗垢必汚此疊婦不敢近侍女咸

疑太子不能男太子以手指妃腹曰却後六年余當生男遂以有娠

大善權經云何故菩薩而有室娶菩薩無欲所以示現妻息防人懷疑菩薩非男斯黃門耳故納瞿夷釋氏之女羅云於天變沒化生不由父母合會而育又是菩薩本願所致

余時太子聞諸伎女歌詠園林花果茂盛流泉清涼太子忽便欲出遊觀即遣伎女往白王言在宮日父樂欲暫出園林遊戲王聞此語心生歡喜而自念言太子當是不樂在宮行夫婦禮所以求出園林去耳即便聽之勑諸羣臣整治園觀所經道路皆令清淨太子即便往至王所顧面禮足辭出而去時王即便勑一舊臣聰明智慧善言辯者令從太子余時太子與諸官屬前後導從出城東門國中人民聞太子出男女盈路觀者如雲時淨居天化作老人頭白背偃拄杖羸步太子即便問從者言此爲何人從者答言此老人也

太子又問何謂爲老答曰此人昔日曾經嬰兒童子少年遷謝不住遂至根熟形變色衰

飲食不消氣力虛微坐起苦極餘命無幾故謂爲老太子又問唯此一人老一切皆然從者答言一切皆悉應當如此余時太子聞是語已生大苦惱而自念言日月流邁時變歲移老至如電身安足恃我雖富貴豈獨免耶云何出人而不怖畏太子從本已來不樂處世又聞此事益生厭離即迴車還愁思不樂時王聞已心懷前憂恐其學道更增伎女以時娛樂之

余時太子復經少時啓王出遊王聞此言心生憂慮而自念言太子前出逢見老人憂愁不樂今者去何而復求出王愛太子不忍違意惄惄從之即集諸臣而共議言太子前者出城東門逢見老人還輒不樂今者已復求出遊觀吾不能免遂復許之諸臣答言當更嚴勑外諸官屬修治道路懸繒幡蓋散華燒

香皆使華麗無令晃穢諸不淨潔及以老疾在道側也

余時迤毗羅雞鳴城四門之外各有一園樹木華果俗他樓觀種種莊嚴皆悉無異王問諸臣外諸園觀何者爲勝諸臣答言外諸園觀皆等無異如忉利天歡喜之園王又勑言

太子前出已從東門今者可令從南門出余時太子百官導從出城南門時淨居天化作病人身瘦腹大喘息呻吟骨消肉竭顏貌瘞黃舉身戰掉不能自持兩人扶腋在於路側太子即問此爲何人從者答曰此病人也太子又問何謂爲病答曰夫謂病者皆由嗜欲飲食無度四大不調轉變成病百節苦痛氣力虛微飲食寡少眠時不安雖有身手不能自運要假他力然後坐起余時太子以慈悲心看彼病人自生憂愁又復問言此人獨余餘皆然耶答曰一切人民無有貴賤同有此病太子聞已心自念言如此病苦普應榮之

去何世人耽樂不畏作是念已深生恐怖身

心戰動譬如月影現波浪水語從者言如此身者是大苦聚世人於中橫生歡樂愚癡無識不知覺悟今者云何欲往彼園遊觀嬉戲即便迴車還入王宮坐自思惟愁憂不樂王問從者太子今出寧有樂不從者荅言始出南門逢見病人以此不樂即迴車還王聞此語心大愁憂慮其出家時王即便問諸臣言太子前者出城東門逢見老人愁憂不樂以此事故吾勑卿等淨治道路無令老病在於巷側云何今出於城南門而復致有疾病人耶又令太子逢值見之諸臣荅言近受王勑嚴命外司勿使有諸鳬穢老病在於前側互相檢覆無敢懈怠不知何緣忽有病人非是我等之罪咎也余時王問諸從者言汝等並見病人在路從何而至從者荅曰無有蹤跡不知何來時王深於太子生猶豫心恐有學道更增伎女而悅其意又復欲使於五欲中

生戀著心

余時有一婆羅門子名憂陁夷聰明智慧極有辯才時王即便請來入宮而語之言太子今者不樂在世受於五欲恐其不久出家學道汝可與之共作朋友具說世間五欲樂事令其心動不樂出家時憂陁夷便即荅言太子聰明無與等者所知書論皆悉淵博並是我今所未曾聞云何見使誘說之也譬如藕絲欲懸須彌我亦如是終不能迴太子之心大王既勑今作朋友要當自竭我所知見時憂陁夷受王勑已隨從太子行住坐卧不敢遠離時王又復選諸伎女聰明智慧顏容端正善於歌舞能惑人者種種莊飾光麗悅目皆悉遣往給侍太子

余時太子復經少時啓王出遊王聞此語心自念言彼憂陁夷既與太子共為朋友今若出遊或勝於前無復厭俗樂出家心作是念言即便聽許時王又復集諸大臣悉語之言

太子今者復求出遊我不忍違已復聽之太子前出東南二門已見老病還輒愁憂今者宜令從西門出我心慮其還又不樂憂陁夷是其良友冀今出還不復應介卿等好令修治道路園林臺觀皆使嚴整香華幡蓋數倍於前無令復有老病鳬穢在道側也臣受勑已即語外司嚴治道路并及園林光麗倍常王又先送諸妙伎女置彼園中又復勑語憂陁夷言若當路側有不祥事可以方便誘悅其心并勑諸臣隨從太子皆令伺察若有不吉遠驅逐之。爾時太子與憂陁夷百官導從燒香散華作衆伎樂出城西門時淨居天心自念言先現老病於二城門舉衆皆見令白淨王瞋責從者并及外司太子今出王制嚴峻我今現死若皆見者增王忿怒必加罰戮枉及無辜我於今日所現之事唯令太子及憂陁夷二人見耳使餘官屬不受責也作此念已即便來下化爲死人四人輦舉以諸香

華布散屍上室家大小號哭送之。尔時太子與憂陁夷二人獨見太子問言此爲何人而以香華莊嚴其上復有人衆號哭相送時憂陁夷以王勑故默然不答如是三問淨居天王威神之力使憂陁夷不覺答言是死人也太子又問何謂爲死憂陁夷言夫謂死者刀風解形神識去矣四體諸根無復所知此人在世貪著五欲愛惜錢財辛苦經營唯知積聚不識無常今者一旦捨之而死又爲父母親感眷屬之所愛念命終之後猶如草木恩情好惡不復相關如是死者誠可哀也太子聞已心大顫怖又問憂陁夷言唯此人死餘亦當然即復答言一切世人皆應如是無有貴賤而得免脫太子素性恬靜難動旣聞此語不能自安即以微聲語憂陁夷世間乃復有此死苦云何於中而行放逸心如木石不知怖畏即勑御者可迴車還御者答言前出二門未到園所中路而返致令大王深見瞋

責今者豈敢復如此也時憂陁夷語御者言如汝所說不應便歸即復前行至彼園中香華幡蓋作衆伎樂衆伎端正猶如諸天妓女無異於太子前各覩歌舞冀以姿態悅動其意太子心安不可移轉即止園中蔭息樹間除其侍衛端坐思惟憶昔曾在閻浮樹下遠離欲界乃至得於第四禪定爾時憂陁夷到太子所而作此言大王見勑令與太子共爲朋友脫有得失互相開悟朋友之法其要有三一者見有過失轉相諫曉二者見有好事深生隨喜三者在於苦厄不相棄捨今獻誠言願不見責古昔諸王及今現在皆悉受於五欲之樂然後出家太子云何永絕不顧又人生世宜順人行無有棄國而學道者唯願太子受於五欲令有子息不絕王嗣尔時太子而答之言誠如所說但我不以損國故亦復不言五欲無樂以畏老病生死之苦故於五欲不敢愛著汝向所言古昔諸王先經五

欲然後出家此諸王等今在何許以愛欲故或在地獄或在餓鬼或在畜生或在人天以有如是輪轉苦故是以我欲離老病苦生死法耳汝今云何令我受之時憂陁夷雖竭才辯勸譬太子不能令我受之時憂陁夷愁太子仍勑嚴駕還宮諸伎女衆及憂陁夷愁憂慘感顏貌顰蹙如人新喪所愛親屬太子到宮惻愴倍常時自淨王呼憂陁夷而問之言太子今出寧有樂不憂陁夷言出城不遠逢見死人亦不知其從何而來太子與我同時見之太子問言此爲何人我亦不覺答是死人時王即復問諸從者汝等皆見城西門外有死人不從者答言我等不見王聞此語神意豁然而自念言太子憂陁夷二人獨見此是天力非諸臣各必定當如阿私陁言作此念已心大苦惱復增伎女以娛樂之日日遣人慰誘太子而語之言國是汝有何故愁憂而不樂也王又嚴勑諸伎女衆悅太子意

勿捨晝夜時白淨王雖知天力非復人事愛重太子不能不言心自思惟太子前已出三城門今者唯有北門未出其必不久更求出遊當復莊嚴彼外園林倍令光麗勿使有諸不可意事如所思惟具勑諸臣時王又復心自願言太子若出城北門時唯願諸天勿復現於不吉祥事復令我子心生憂惱既心願已逆勑御者太子若出當令乘馬使得四望見諸人民光麗莊飾是時太子啓王出遊王不忍違便與憂陁夷及餘官屬前後導從出城北門到彼園所太子下馬止息樹下除去侍衛端坐思惟念於世間老病死苦時淨居天化作比丘法服持鉢手執錫杖視地而行在於太子前太子見已即便問言汝是何人比丘答言我是比丘太子又問何謂比丘答曰能破結賊不受後身故曰比丘世間皆悉無常危脆我所修學無漏聖道不著色聲香味觸法永得無爲到解脫岸作是言已於太

子前現神通力騰虛而去當余之時諸從官屬皆悉覩見太子既已見此比丘又聞廣說出家功德會其宿懷貳欲之情便自唱言善哉善哉天人之中唯此爲勝我當決定修學是道作是語已即便索馬還歸宮城於時太子心生歡慶而自念言我先見有老病死苦晝夜常恐爲此所逼今見比丘開悟我情示解脫路作此念已即自思惟方便求覓出家因緣余時白淨王問憂陁夷言太子今出寧有樂不時憂陁夷即荅王言太子向出所經道路無諸不祥既到園中太子獨自在於樹下遙見一人剃除鬚髮著染色衣來太子前而共語言語言旣畢騰虛而去竟亦不知何所論說太子因是嚴駕而歸當余之時顏容歡悅還至宮中方生憂愁時白淨王旣聞此語心生狐疑亦復不知是何瑞相深懷懊惱而自念言太子決定捨家學道又納其妃父母無子我今當勑耶輸陁羅嘗思方便莫絕

國嗣復應警戒勿使太子去而不知既作是
念如所思惟即便勑於耶輸陁羅耶輸陁羅
聞王勑已心懷慙愧默然而住行止坐卧不
離太子時王復增諸妙伎女以娛樂之

尔時太子年至十九心自思惟我今正是出
家之時而便往至於父王所威儀庠序猶如
帝釋往詣梵天傍臣見已而白王言太子今
者來大王所王聞此言憂喜交集太子既至
頭面作禮尔時父王即便抱之而勑令坐太
子坐已白父王言因愛集會必有別離唯願
聽我出家學道一切衆生愛別離苦皆使解
脫願必垂許不見留難時白淨王聞太子語
心大苦痛猶如金剛摧破於山舉身顛掉不
安本座執太子手不復能言啼泣流淚歔欷
哽咽於是良久微聲而言汝今宜應息出家
意所以者何年既少壯國未有嗣而便委我
首不懷顧普耀經云太子白王欲得四願一
者不老二者無病三者不死四者不別假使

父王與此四願不復出家王聞重悲此四願
者古今無獲尔時太子既見父王流淚不許
還歸所止思惟出家愁憂不樂

尔時迦毗羅施塊國諸大相師並知太子若
不出家過七日後得轉輪王位王四天下七
寶自至各以所知往白王言釋迦種姓於此

方興王聞是語心生歡喜即勑諸臣并釋種
子汝聞相師如此言不皆應日夜侍衛太子
可於四門門各千人周帀城外一踰闈那內
羅置人衆而防護之普耀經云明日即勑五
百諸釋勇多力者宿衛菩薩今城四門開閉
之聲聞四十里復勑耶輸陁羅并諸內官倍
加警戒過於七日勿使出家時王又來至太
子所太子遙見即往奉迎頭面禮足問訊起
居王語太子我昔旣聞阿私施說及衆相師
并諸奇瑞必定知汝不樂處世國嗣旣重孰
當相繼唯願爲我生汝一子然後絕俗不復
相違尔時太子聞父王言心自思惟大王所

以苦留我者正自爲國無紹嗣耳作是念已而荅王言善哉如勑即以左手指其妃腹時耶輸陀羅便覺體異自知有娠王聞太子如勑之言心大歡喜當謂太子七日之內必未有兒若過此期轉輪王位自然而至不復出家余時太子心自念言我年已至十九今又是二月復是七日宜應方便思求出家所以者何今正是時又於父王所願已滿作此念已身放光明照四天王宮乃至照於淨居天宮不令人間見此光明少時諸天見此光已皆知太子出家時至即便來下到太子所頭面禮足合掌白言無量劫來所修行願今者正見成熟之時於是太子荅諸天言如汝等語今正是時然父王勑內外官屬嚴見防衛欲去無從諸天白言我等自當設諸方便令太子出使無知者諸天即便以其神力令諸官屬悉皆熟卧

余時耶輸陀羅眠卧之中得三大夢一者夢

月墮地二者夢牙齒落三者夢失右臂得此夢已眼中驚覺心大怖懼白太子言我於眠中得三惡夢太子問言汝夢何等耶輸陀羅即便具說所夢之事太子語言月猶在天齒又不落臂復尚在當知諸夢虛假不實汝今不應橫生怖畏耶輸陀羅又語太子如我自忖所夢之事必是太子出家之瑞太子又荅汝但安眠勿生此慮要不令汝有不祥事耶輸陀羅聞此語已即便還眠太子即從座起遍觀伎女及耶輸陀羅皆如木人譬如芭蕉中無堅實或有倚伏於樂器上臂脚垂地更相枕卧鼻涕目淚口中沫涎又復遍觀妻及伎女見其形體矮小髓骨齒髏體皮膚肌肉筋脉肪血心肺脾腎肝膽腸臍屎尿涕唾外爲革囊中盛鳬穢無一可奇強薰以香飾以華綵譬如假借當還亦不得久百年之命臥消其半又多憂惱其樂無幾世人云何恒見此事而不覺悟又於其中貪著姪欲普耀

經云於時菩薩夜觀伎女百節空中譬言如芭蕉鼻涕目淚樂器縱橫顧視其妻具見形體腦髓觸體心肺腸胃外是革囊中有鳬處猶如假借當還亦不得久三界無怙唯道可恃欲界諸天住於空中法行天子遙白菩薩時已到矣佛星適現即勑車匿起被捷陟適宣

此言時四天王與無數閻叉龍鬼等皆被鎧甲從四方來聳首菩薩城中男女皆疲極寐孔雀衆鳥亦疲極寐修行本起去諸天皆言太子當去恐作贊留召烏蘇慢漢名厭神適來宮國內外厭寐我今當學古昔諸佛所修之行急應遠此大火之聚

爾時太子思如是已至於後夜淨居天王及欲界諸天充滿虛空即共同聲白太子言內外眷屬皆悉昏卧今者正是出家之時爾時太子即便自往至車匿所以天力故車匿自覺而語之言汝可爲我鞍韁陟來爾時車匿聞此語已舉身戰怖心懷猶豫一者不欲違

太子今二者畏王勅旨嚴峻思惟良久流淚而言大王慈勅如是之嚴且又今日非遊觀時又非降伏怨敵之日云何於此後夜之中而忽索馬欲何所之太子又復語車匿言我今欲爲一切衆生降伏煩惱結使賊故汝今不應違我此意爾時車匿舉聲號泣欲令耶

緣二

十六

輸陀羅及諸眷屬皆悉覺知太子當去以天神力昏卧如故車匿即便牽馬而來太子徐前而語車匿及以捷陟一切恩愛會當別離世間之事易可果遂出家因緣甚難成就車匿聞已默然無言於是捷陟不復噴鳴爾時太子見明相出放身光明徹照十方師子吼

言過去諸佛出家之法我今亦然於是諸天捧馬四足并接車匿釋提桓因執蓋隨從諸天即便令王北門自然而開不使有聲車匿重悲門閉下鑰誰當開者時諸鬼神阿須倫等自然開門

太子於是從門而出虛空諸天讚歎隨從爾

時太子又師子吼我若不斷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終不還宮我若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復不能轉於法輪要不還與父王相見若當不盡恩愛之情終不還見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當於太子說此誓時虛空諸天讚言善哉斯言必果至於天曉所行道路已三踰闍那時諸天衆既從太子至此處已所爲事畢忽然不現

爾時太子次行至彼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太子見此園林寂靜無諸誼鬧心生歡喜諸根悅豫即便下馬撫背而言所難爲事汝作已畢又語車匿馬行駿疾如金翅鳥王汝恒隨

綵二

十九

從不離我側世間之人或有善心而形不隨或運形力而心不稱汝今心形皆悉無違又世間人處富貴者競隨奉事我既捨國來此林中唯汝一人獨能隨我甚爲希有我今既已至閑靜處汝便可與捷陟俱還宮也爾時車匿聞此語已悲號啼泣迷悶躡地不

能自勝於是捷陟既聞被遣屈膝舐足淚落如雨車匿答言我云何忍聽太子如此言耶我於宮中違大王勑輒鞍捷陟以與太子令致今日來至於此父王及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當於太子說此誓時虛空太子故必當憂惱宮中内外亦應騷動又復此處多諸嶮難猛獸毒虫交橫道路我今云何而捨太子獨還宮也太子即答車匿言世間之法獨生獨死豈復有伴又有生老病死諸苦我當云何與此作侶吾今爲欲斷諸苦故而來至此苦若斷時然後當與一切衆生而作伴侶我於即時諸苦未離云何而得爲汝作侶車匿又白太子生來長於深宮身體手足皆悉柔軟眠卧床褥無不細滑如何一旦履藉荆棘瓦礫泥土止宿樹下太子答言誠如汝語設我住宮乃得免此形荆棘之患老病死苦會當見侵車匿既聞太子此語悲泣垂淚默然而住于時太子即就車匿取七寶劍而師子吼過去諸佛爲成就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故捨棄飾好剃除鬚髮我今亦當依諸佛法作此言已便脫寶冠髻中明珠以與車匿而語之曰以此寶冠及以明珠致王足下汝可爲我上白大王我今不爲生天樂故亦復非不孝順父母亦無怨恨瞋恚之心但以畏彼生老病死爲除斷故來至此耳

汝應助我隨喜欣慶勿於吉祥更生悲愁父王若謂我今出家未是時者汝以我語上啓大王老病死至豈有定時人雖少壯焉得免此父王若復而責我言本要有子當聽出家今未有子云何而去及出宮時不啓聞者汝可爲我具啓父王耶輸陀羅久已有娠王自

綵二

千

聞之昔勑如此非爲專輒往古有諸轉輪聖王厭國位者入於山林出家求道無有中塗還受五欲我今出家亦復如是未成菩提終不還宮內外眷屬皆當於我有恩愛情可以汝辯爲解釋之勿使於我橫生憂惱太子又復脫身瓔珞以授車匿而語之言汝可爲我

持此瓔珞奉摩訶波闍波提道我今爲斷諸苦本故出宮城求滿大願勿復於我反更生苦又脫身上餘莊嚴具以與耶輸陀羅亦復語言人生於世愛別離苦我今爲欲斷此諸苦出家學道勿以我故恒生愁憂并諸親屬皆亦如是爾時車匿聞此語已倍增悲絕不

忍違於太子勑令即便長跪受取寶冠明珠瓔珞及嚴飾具垂淚而言我聞太子如此志願舉身顫掉設令有人心如木石聞此語者亦當悲感況我生來奉侍太子聞此誓言而不感絕唯願太子捨於此志勿令父王及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陀羅并餘親屬生大悲苦

若使決定不迴此意勿於是處而復棄我我命歸依太子足下終不現有違離去理設當還宮王必責我云何獨委太子而歸欲令何言上答大王太子答言汝今不應作如是語世皆離別豈常集聚我生七日而母命終母子尚有死生之別而況餘人汝勿於我偏生

綵三

戀慕可與捷陟俱還宮也如是再勑猶不肯去爾時太子便以利劍自剃鬚髮即發願言今落鬚髮願與一切斷除煩惱及以障釋提桓因接髮而去虛空諸天燒香散華異口同音讚言善哉善哉大善權經云菩薩自剃頭髮諸天龍神無能見頂況能除髮菩薩念白淨王當起恨意誰剃子首故自剃之王乃默然是爲方便

爾時太子剃鬚髮已自見其身所著之衣猶是七寶即心念言過去諸佛出家之法所著衣服不當如此時淨居天於太子前化作獵師身服袈裟太子旣見心大歡喜而語之言

汝所著衣是寂靜服往昔諸佛之標式也云何著此而爲罪行獵者答言我著袈裟以誘羣鹿鹿見袈裟皆來近我我得殺之太子又言若如汝說著此袈裟但欲爲殺諸鹿故耳非求解脫而著之也我今持此七寶之衣與汝貿易吾服此衣爲欲攝救一切衆生斷其

煩惱獵者答言善哉如告即脫寶衣而與獵者自被袈裟依過去諸佛所服之法時淨居大還復梵身上昇虛空歸其所止于時空中有異光明車匿見此心生奇特歎未曾有今此瑞應非爲小緣車匿旣見太子剃除鬚髮身著法服定知太子必不可迴悶絕於地倍增懊惱爾時太子而語之言汝今宜應捨此悲愁便還宮城具宣我意太子於是即徐前行車匿歎欷頭面作禮乃至遠望不見太子然後方起舉體顫掉不能自勝顧看捷陟及莊嚴具嗚咽悲哽涕泗交流即牽捷陟執持寶冠嚴身之具車匿號咷捷陟悲鳴緣路而

還爾時太子即便前至跋伽仙人所住之處時彼林中有諸鳥獸旣見太子皆悉矚目端住不瞬跋伽仙人遙見太子而自念言此是何神爲日月天爲帝釋也便與眷屬來迎太子深生敬重而作是言善來仁者太子旣見諸仙人衆心意柔軟威儀庠序太子即便前

其住處諸仙人等無復威光皆悉同來請大
子坐太子坐已觀察彼諸仙人之行或有以
草而爲衣者或以樹皮樹葉以爲服者或有
唯食草木華果或有一日一食或二日一食
或三日一食如是行於自餓之法或事水火
或奉日月或翹一脚或卧塵土或有卧於荆

棘之上或有卧於水火之側太子旣見如此
苦行即便問於跋伽仙人汝等今者行此苦
行甚爲奇特皆欲求於何等果報仙人答言
修此苦行爲欲生天太子又問諸天雖樂福
盡則窮輪迴六道終爲苦聚汝等云何修諸
苦因以求苦報太子即便心自歎言商人爲
寶故入大海王爲國土興師相伐今諸仙人
爲生天故修此苦行作是歎已默然而住跋
伽仙人即問太子仁者何意默然不言我等
所行非真正也太子答言汝等所行非不至
苦然求果報終不離苦太子與仙人說此議
論言語往復乃至日暮太子即便停彼一宿

既至明旦復更思惟此諸仙人雖修苦行皆
非解脫真正之道我今不應止住於此即與
仙人辯別欲去時諸仙人白太子言仁者來
此我皆歡喜令我人衆威德增盛今者何故
而忽欲去爲是我等失於威儀爲此衆中相
犯觸也以何因緣不住於此太子答言非是
廿三

汝等有如是失賓主之儀亦無所少但汝所
修增長苦因我今學道爲斷苦本以此因緣
是故去耳諸仙人衆自共議言其所修道極
爲廣大云何我等而得留之

余時有一仙人善知相法語衆人言今此仁
者諸相具足必當行於一切種智爲天人師
即便俱往詣太子所而作是言所修道異不
敢相留若欲去者可向北行彼有大仙名阿
羅邏迦蘭仁者可往就其語論我觀仁者亦
當不必住於彼處於是太子即便北行諸仙
人衆見太子去心懷懊惱合掌隨送極望絕
視然後乃還

釋迦譜卷第二

綵二

浣濯下胡半反濁音) 迭代上徒結反蔚映勿反薨弘
 猶明塵字音啄之上卓音眎赫上許斤反瞬二
 樞蒲勑居反跳條音拏弓上必白疊疊字音僂俛
 上米恩反喘息上軟尺反婆黃烏為反顛掉上之繁
 紅營下音免反罰戮六下音姿態下他代美也反慘感上七感反

顰蹙上正作頻惻愴下昌力反豁然上呼活反危
 脆不堅也下取歲反庠序上音戲歎上音虛下哽咽
 誓留下於結反流涎連似肪音怙依也閼又悅上音
 噴鳴上普鑰音駿疾上子履藉閨反舐足
 上神驕動高反床褥厚音瓦礫下音瓦礫音
 曙目曉一音燭翹渠搖反羅邏賀反

釋迦譜卷第三

綵三

蕭齊釋僧祐撰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

三

出因果經
 尔時太子既出宮已至於天曉耶輸陀羅
 諸妙女從眠而覺不見太子悲號啼泣即便

周刊

嚴具悲泣嗚咽隨路而還舉邑人民見此驚愕無不懊惱悉皆競來問車匿言汝送太子置於何處今與健陟而獨還也車匿既得諸人問此倍更悲絕不能答之此諸人民雖見健陟鞍帶鞍勒七寶莊嚴不見太子猶若死人飾以花絲於是車匿前入宮城健陟悲嘶

往啓摩訶波闍波提今日忽失太子莫知所在摩訶波闍波提聞是語已迷悶躋地如是展轉乃至達王王聞此言屹然無聲失其精蒐若喪四體舉宮內外皆亦如是時諸大臣即入檢視太子住處案行宮城見城北門自然已開又復不見車匿健陟即問門司誰開